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五七二號　原名：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平魯向陽堡等村
貧苦農民趕壓秋荒
小莊窩決定幫助貧僱農翻地的辦法未行通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三區楊樹灣行政村所屬向陽堡自然村廿二犋耕牛，已全部出動翻地。該村土地改革後，貧僱農均分到土地和牛犋，三個以牛犋為中心組成的貧僱農變工組，將夏收與壓秋荒結合進行，他們自己訂出辦法：今天輪誰耕地，其餘人就給誰收割夏田；從地裏回來每人都揹拔青草一捆，是夠兩條牛吃。現在地漫踩住翻，夏收也結束了。牛都喂得光油油的。楊樹坡村在土地改革中群眾用鬥爭果實買耕牛，過去全自然村貧僱農僅喂五犋牛，現已增為十三犋，每戶分到兩條腿的牛。全村共有荒地卅八頃，農會開會決定趕白露前將秋荒十頃。這卅[illegible]然村雖經過土地改革，但有的貧僱農分到的牛小，有的只分到毛驢，不能耕地。因此每戶都有荒地，後經農會討論，決定除小犋除給自己先耕外，向闊找對象變工開荒，保證每戶能耕青地兩垧至三垧。小莊窩自然村，因未經土地改革，貧苦農民開荒困難較多。該村荒地即達廿多頃，全村十四犋牛大部又在富裕者手裏，起初開會商定：每犋牛於白露前幫貧僱農開荒地廿畝，三天給自己翻地一天，並決定首先集中十二犋牛，合地權的八十來畝荒地，後由分地者還牛工。變工辦法是翻一垧地貼兩個人工及一百斤青草。據日前檢查結果：有些中農及富農不願意，他們怕貧僱農翻地損壞牛，又顧慮自己的地荒不過來，因此頭一天出牛十二犋，後來日漸減少，到然在天只剩下四犋牛。同時經過的地，犁溝不是深便是淺，粗細也不勻。該村工作組同志則正準備開會商討解決這一問題。（重捷）

（編者按：小莊窩幫助貧僱農翻地的辦法，不知是群眾商量決定的，還是由幹部決定的，如果是由幹部決定的，沒有經過有牛戶和無牛戶共同商量，那麼小莊窩發生的這種情況是必然的；貧僱農無牛戶的翻地問題解決不了，以致影響了翻地工作的開展。對這種工作方法，加以檢討，是必要的。）

魏德邁離華聲明發表後
蔣家小朝廷亂成一片
向主子曉曉辯解，各派別哄然傾軋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綜合各方消息：魏德邁離華聲明發表後，一旬以來，南京小朝廷中被魏德邁稱為「麻痺」「可鄙」的「失敗主義」的情緒，顯已增長。南京的奴才們在奉命唯謹忙碌地修飾其「櫥窗」的工作中，顯有當奴才不易之感，因而在蔣介石賣國集團一片嘵嘵辯解聲中，並雜着怨懟主人的口吻，與各派別間的哄然傾軋，亂成一片。

埋怨主子不顧「面子」　鬧了一頓解嘲了事

一種反應是關於面子問題的。「（國民黨的）參政員們說魏德邁違背了國際禮儀，批評中國太坦率太公開了。有些參政員認為不需要提及貪污，因為這乃是衆所週知的事情」（合衆社二十八日電）。據說，蔣自己也覺得丟臉，二十九日蔣介石向「國務會議」發表演講，據說，他將杜魯門特使魏德邁的離華聲明，稱之為「對中國的一種侮辱」（法新聞社南京電）。會上並引起哄然辯論，政治乞丐青年黨曾琦當時解嘲說：「魏德邁的批評，並不一定代表美國政府的意見」，結果「獲得與會大多數『國府委員』的同意」（同上）。

另一種反應，則是對美國把蔣介石危機責任歸諸蔣政府自身一點，表示不服，並把責任反推到美國身上。據美聯社南京二十八日電：當二十一日魏德邁出席蔣家「國務會議」後，蔣政府外交部長二十四日曾以個件照交魏，「對魏德邁所暗示中共勢力的擴張，大半是由於腐朽的『中央』（指蔣）政府一節，表示不服。」美聯社又稱：蔣記行政院二十八日開會時，若干要員譴責「美國在戰時和戰後屢犯錯誤」，致使中國（指蔣介石統治）陷於「悲慘境地」。會上，一位部長曾說：「我們承認如同魏德邁所指出的一樣，國民政府是腐敗無能，但是我們要求美國也稍微反省一下自己的錯誤。」

CC失寵生怨憤　忙向主子丑表功

魏德邁聲明中所謂「嚴厲而遠大之政治改革」，「尤其當前機構的改革」，一方面固然意味着提高蔣介石反人民戰爭政府的「效率」，但更主要的，是意味着蔣介石政府的徹底奴化，還需要清洗那些盤踞蔣記黨政機關特別是省縣政權機關而被魏德邁稱為「顢頇無能而又聲名狼藉」的CC派，以及蔣介石的其他老搭檔，而代之以美國高興的人物，使蔣政府不但在實際上，而且在形式上也是百分之百的美國的傀儡政府。此點，蔣介石為着不致完全垮台，即使終於不得不同意，顯然在目前還有所顧忌，因為這將要開罪蔣介石的絕對權力，同時其[illegible]對權力支柱的CC派更不願被迫改變公開職位，轉入幕後活動。在這點上，CC派對其美國主人發出了強烈的怨憤之聲。本月一日，陳立夫在南京發表談話時，顯然在埋怨美國人「不徹底」，他給自己一[illegible]即美國報界或國會的右翼集團所同份的手丑表功，而貶低所謂「自由主義份子」政學系的身價，他下「定義」說：「對於共黨之『陰謀』（按指中共為祖國之獨立與民主奮鬥）為先知先覺者曰[illegible]份子，對於共黨之『陰謀』為後知後覺者曰自由份子，對於共黨之『陰謀』為不知不覺者曰民主同盟。」吃不到的葡萄酸的，於是陳立夫指摘別人大罵「可恥」的「無恥」的傀儡心理，並說什麼「民族自尊心自信力之恢復，實有賴『革命』（按反革命）之成」了。事實上，[illegible]CC發出此論調，只是一種詭計，據紐約先驅論壇報上海記者[illegible]報導：[illegible]「中報」（按：CC系）和「時事新報」（孔系）兩報對魏德邁聲明的攻擊[illegible]。此外，立法院副院長[illegible]二十九日發表[illegible]南京中央日報的專論，則為目前蔣政府之政治擁護作辯護，認為「由一個古舊的散漫的政治形態，進為現代化（按即美國化）有組織的國家，當不能一蹴而成」。又說：「中國人民（指中國反動派）必須抉擇一個合於中國基調的政府，而循序漸進的政府，無論如何是合乎這個基調的」。可是就是這個[illegible]，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話，因而緊接着說：「自然，我們不承認一切措施都對，政府的一切措施並不就是要推翻他。」並引美國包括作戰的許多海陸軍人員的狼狽事件為例（合眾社上海二十六日電）。

為貪污腐敗辯解　各派別一場狗打架

魏德邁聲明中所謂的「經濟改革」和「肅清貪污」，也引起了南京的辯解，並使蔣介石反動派內部各派間之傾軋趨於激化。吳鐵城在他的論文中，表示特權家族不能放棄賺錢的權利，竟道：「至若對外貿易，因戰後經濟秩序之未穩定，必待採取較嚴格的管制。」反孔宋的CC系的傅斯年說：「南京官員中只有一小部份（？）腐敗，但這一小部份中，中國財政經濟的領導人物是一個要份」（美聯社紐約三十日電）。[illegible]掩住政學系，力稱：「蔣政府決心清除貪污」，他將在「東北作一個開始」。而孔祥熙的時事新報，則只有強調「關道我有你也有」，宣稱「魏德邁未能考慮到戰後全世界道德標準的衰落，——在法國、英國甚至美國」。

向主子哀哀求救　顯示蔣賊處境悲慘

但在[illegible]怨憤以[illegible]哭泣之後，又[illegible]呢？蔣介石一天沒有美國的大量輸血，就一天也活不下去，所以方面，「不論魏德邁對『中央』（蔣）政府的斥責如何[illegible]，硬話則如何刺人，無情的事實是美國不得不與蔣介石政府打交道」（三十日紐約時報語）。打是疼，罵是愛，漢奸陶希聖一日在杭州就說，蔣政府一時要「痛切反省」，吳鐵城說蔣政府已把「肅清封建貪污官僚資本」「提高行政效率」，列入「當前的革命任務」了。據美聯社說，最近蔣召開的國民黨四中全會，也將澈底「清化」[illegible]過的聲明，[illegible]會再有「改組」政府的喜劇演出。無論如何，蔣介石反動賣國賊對其主子的一切要求，也不能也不敢不接受，但就因此，他們仍然自信美國將要繼續援助，甚至還可能有更大量的援助。為替美國宣傳的漢奸陶希聖在談話中，就以悲憤語調作了奴才的自白，他暗示蔣介石統治的垮台，也就是美國對中國帝國主義統治的垮台，他重複蔣介石對其高級幹部秘書的訓話說：「我個人相信中（指蔣）美兩國到了最後，必須結在一起」。其聲哀哀！充分顯示出蔣家小朝廷今日處境的悲慘。蔣家政治危急的軍事、政治與經濟危機，已逼得反動集團只能無條件地依靠他的主子，和只好將賭注放在渺茫的「最後一」上面去了。

延安周圍
燃遍人民游擊戰火
清涼山蔣軍一個連已逃跑五十多人

（新華社西北五日電）延安周圍燃遍人民游擊戰火，孤懸東關清涼山的蔣軍第十四團第六連士兵，日夜惶惶不安，已逃跑了五十多人。在八月下半月，延安以北豐富區游擊隊殲敵保安附近一處，延安以東延川游擊隊在延（安）綏（德）公路上殲蔣軍一個班，延安以南游擊隊在十天內平均每天作戰一次，各地共活捉蔣軍三十一名，另斃傷其十九名。在同一期間，各游擊隊破壞公路橋樑及電線多次，使深陷綏德以北的蔣軍後方交通，極感困難。

八分區地方武裝
伸入平川敵佔區作戰
六天內兩次共殲敵七十餘

（新華社呂梁六日電）八分區地方武裝主動伸入平川敵佔區活動，連戰皆捷。上月二十五日，我某部將敵下四據點碉樓（清源西北十五里）殲滅後，敵四十九師一個排向我反擊，當被擊退，繳步槍三支，子彈四十發。廿八日，該部突入平川東渡汾河，一舉將賈家寨（太原縣東南二十里）敵「奮門團」一排殲滅，斃傷敵各一名，生俘敵中尉組長以下十八名，繳輕砲八門，步槍卅四支，砲彈六十餘發，手榴彈八十顆，子彈二百餘發。我另一部於本月二日突然出現於汾陽東八里之宜樂堡，駐該處之七十二師二零八團第五連五十餘人出犯，在據點外二里許，即被我全部殲滅，戰鬥僅二十分鐘。斃敵連長以下十餘名，俘排長以下四十名，繳輕機槍三挺，砲五門，步槍廿二支，子彈二千餘發。呂梁軍區曾令各該部隊主動積極尋機作戰，以小的代價獲得以上戰績，特分別通令表揚，並令各部隊學習。（劉隆）

興縣千城村群衆

單獨清算趙家焉地主

鬥爭果實擬與趙家焉統一分配

（興縣訊）七月十六日，千城村百餘群衆，開會清算趙家焉地主惡霸王紅圪噠、王九牛、王志元等，該地主在三十年前是一家，有土地五百多垧、牛驢三十多個，除僱八個長工耕種四條牛的土地外，其餘都是出租。分家後，還是僱人生產。抗戰開始，爲逃避負擔，曾將外村出租地捐贈一部，留下的好地收歸自種，因受他們化形欺騙，多年來當成「中農」，從來清算，負擔也輕。王志元曾當過村主任、農會秘書，今年調劑土地時，也是以「下中農」看待。這次工作團到千城村後，在貧僱農會議上醞釀本村及外村的剝削關係，經兩夜的爭論算賬，揭發該王家地主過去對千城村群衆剝削甚重，全村二十戶貧僱農中，直接受過王家剝削的就有十三戶。初步計算被剝削了租子五百五十一石（係興縣舊斗，每斗三十九斤）、銀洋六百七十五元，小農被剝削去的財物未算在內。因此，使千城貧苦農民數十年喘不過氣來，大家遂決定清算，並經過中農同意，發動鬥爭，追回一切被剝奪的財物。

群衆要求提前開會

中貧農一齊吐苦水

大會時間原定於下午，但群衆要求上午就開，早飯後到會男女群衆集中了一百一十餘人，擠滿了整個會場。王家三個吸血鬼，跪在了群衆面前。貧農積極份子和[illegible]的報告說會議發後，便展開了熱烈的控訴。首先站起來的是中農李萬才，他說：「紅圪噠，今天咱家和你算一算賬吧，民國初年，我祖種你的六十垧地，每年就要交六大石租子，弄的我年年受恓惶，租了[illegible]多年，被你一些剝削去租子一百八十九石（舊斗），那時我趕鷄叫，熬半夜，下盡辛苦，在你的地畔左右，新修出荒地二十多垧，那時你就不操好心了，叫我加租子，我怕你奪地，只好給你又加上兩大石租子，收成能不能少給些，你回我說，一石也不能少。交上兩五斗，一點不能少。因爲我家人老實，好欺負，年年不短你租子，到二十三年[illegible]時，給你狗日的退不下，只想[illegible]住，剝削人，[illegible]你說的吃了一些豆稭，才[illegible]下[illegible]氣我受夠了，讓我今天也出口氣。」貧農[illegible]，這些說着上前打了惡霸三巴掌。劉瑞[illegible]老漢走到惡霸前說：「紅圪噠，你狗日的聰明，只說八年我租得你家的一個驢，年年交租一小石，慘害了我十年。」說了我的三大石租子，我是您哭的，還有惡霸成這地步。」一邊說一邊哭，人群中喊：「把地主剝削去的財物全都要回來！」接着大聲疾呼：「今天要我的三大石孩子，我領的頭不住了！」個個心的氣不過了。七十八歲的胡紅帮老漢，滿臉拐杖，指向地主的狗腿說：「民國四年，我租着你家的五十多垧地，年年下來交租五大石，租地十三年，我越受越恓惶，你想我的租子，用的加一大斗，我稱你的糧債還九升小斗，你來發租子，嫌的高粱顆子就和鉛鐵一樣的乾淨，搖壯，你還一口咬定，不乾淨，要我和[illegible]再揭，故意刻薄人，你現在還不給我文書契紙，想着等着軍回來再要嗎，想瞎你的眼睛，你狗日的給不給了？」說着，搶上前將拐杖亂打地主。中農李萬清走向地主跟前說：「我租過你家的一條牛，光租子就向我要了一大石，第二年只好退去。」說到此處他回想起他弟弟，是因給地主攬工，天晚切草時，切了手指頭，得了破傷風而死的悲慘事情，但[illegible]嗬大哭起來。

十家惡霸害死攬工漢

死家屬連哭都不自由

抱着滿腔氣憤的王成生，從人群中跑出，大罵惡霸紅圪噠說：「民國六年，我二爹王二洞，給你狗日的攬工，那年秋天打黑豆，早上起來還好好的人，你吃了飯走到腦畔，[illegible]故意尋他的短，將他一脚從小腿上踢死，那時你有錢有勢，誰也不敢和你理論，後來我二姐父向你家要了四吊錢，一件爛皮襖，買了個小柳木棺材埋葬了，我姑母在傷心氣憤之下，上墳啼哭，還被你罵回來。」說着便大喊：「我今天要伸冤報仇」，他衝到紅圪噠面前，狠狠便打，地主初抵賴：「好好的人，我就能打死嗎？」王成生質問他，還是有人見過的事，你還能抵賴，沒得死，爲什麼人死了你還不叫哭呢？」惡霸方低頭無言。大家氣憤填胸，高呼：「我們要替王二洞報仇！」紅圪噠承認擊傷人命，連聲向農民告饒。要求接一連三的控訴，一直延續了一小時之久，發言的五十六人，素不參加開會的四個貧苦老漢，今天也積極參加，而且向地主提出質問。中午後大家轉向清算，共算出應一年剝削去租銀一千一百零四石（合公石五百五十二石），白洋六百七十元，當和地主質對無誤後，大家問地主給呀，地主王紅圪噠詭辯說：「還是我們大四門子的事，不光是我們兩家剝削的。」當被貧農爭[illegible]斥說：「我們不給你分家，你向我們要租子，我們向你要地沒錯！」大家[illegible]住地主，[illegible]：「不是地主是[illegible]的辦法」，地主只得低頭承認，將財物交出，全部群衆在勝利中結束。會議中共清算出粗糧四十一石（公斗），白洋二百一十元，牛五條，驢七頭，衣物等五百餘件，除千城村貧苦農民借一部分，解決貧苦農民口糧外，其餘暫存農會，待鬥爭結束後統一分配。（王紹會）

編後話

讀過千城村群衆單獨清算趙家焉地主的報導後，我們曾寫信去詢問王紹會同志：「爲什麼沒有趙家焉群衆參加？」茲根據王同志的答覆，我們還有幾點意見，提出來和工作團同志商量。

一、王同志來信說：「趙家焉共約十六七戶人家，其中王家就有大戶十六戶，[illegible]移到該村的只有四戶，並站在王家方面說話，故未發動。該村亦無工作團。」我們認爲，在西北像趙家焉這樣的村子很多，一家族中，並非全是地主，大部份亦都是受同姓地主剝削的貧苦農民，他們中間的階級矛盾顯然容易被宗族關係掩蓋，但只要群衆工作做得好，是可能發動起他們的。像這樣的村子，地主的勢力大一點，工作也可能困難一點，但能不能作爲一點，雖然[illegible]有[illegible]級觀點的。

二、王同志來信說：「我們因爲千城村因受趙家焉地主的剝削，因而單獨清算趙家焉地主，以解決無地少地農民的土地問題，更不是以清算爲目的，而是以清算及其他方法，向地主階級無代價索回一切土地和財物。」工作團如能把趙家焉的群衆也發動起來，進行兩村農民的聯合鬥爭，力量更大，鬥爭也更徹底，使農民的覺悟也更能提高，使他們認清了趙家焉地主對他們的剝削。

三、關於鬥爭果實的分配，王同志來信說：「鬥爭果實的分配問題，經過兩村村長和千城村農會討論，決定千城分五分之三，趙家焉分五分之二，鬥爭後時間和幹部初步意見，[illegible]未決定。」我們感到既未發動群衆，又未經過群衆討論，就先由村幹部按兩村人口比例分配，這[illegible]實際上就是包辦代替，[illegible]村幹部自行商定的，[illegible]不[illegible]的，同時把分配[illegible]發生很不好的結果。以上意見，供[illegible]參考，或提起注意。

保護秋禾多打糧食

中陽五區各村羣衆折高粱支節芽

離石徐家溝等村羣衆看青捏雀子

（新華社呂梁六日電）中陽五區今夏亢旱，高粱在抽穗時，因缺雨，穗子一時不能抽出來，高粱的上半穗長了一層「黑疸」（當地叫「霉霉」），都憋了，待落雨後，高粱正常，因水份過多，一「霉」[illegible]，「白霉」、「白茄」，以致高粱葉上白色，[illegible]片「支頭」芽多枝，以致水份及肥料分散，不能供給[illegible]，[illegible]估計，高粱的[illegible]減少產量外，並把長出的支節設法快折掉，今年高粱收成將再少三分之一。現馬家坑坪村一帶群衆又迅速折支節，避免減少收成。離石七區徐家溝、段家坪等村群衆，趕緊保護早熟穀子，防止雀子吃，是雀子最喜啄的，黃熟延遲的糧食，影響收成很大。徐家溝等地群衆正揮[illegible]看青，並組織捕雀隊，[illegible]，減免爲害。（郭輝）

一個村幹部退出貪污後的反省

我從三九年參加工作到現在，已經八九年了，除對群衆謀下利益，做作下了很多自私自利的事情。

三九年以前，我家窮得很，欠錢債三百多元，斗債三十米石，全家七八口人，只有十一垧壞地，每年打下七石來粗糧，還得先緊着給人家還債打飢荒。吃半年餓半年，生活可是苦哩！三九年我入了黨，四三年担任了村長，覺得有權力了，便想趁這個機會發一下財，在工作中來空子抓撓一些。我第一次貪污，是在四三年，那時政府爲了鼓勵生產，給我村新生的三十一個牛犢子發了三百一十元獎金，我一個也沒給群衆發，全[illegible]用了。區上給我村規定了四百塊白洋的公債，趕我收起三百八十五元的時候，區上又通知說：「只要三百四十五元就夠了」，但又給我攤了四寡子，剩下四十元我自己使喚了。四四年，區上讓我村兩個小學發了四萬五千元獎價，我只發給學校兩萬，剩下五千元，我又私自發起來了。民兵鋤私組出三十五塊白洋，四兩大煙，區上發下十五塊獎金，我沒給民兵發，也貪污了。

[illegible]袜云，被敵人捕去殺了，區上發下四百五十元安葬費，死者沒有收，我也沒有往區上交，又私自用啦。這一年，村裡好容易才發動了十幾個婦女，集中起來開紡織，十來天一共紡下四斤九兩線子，她們交給我，叫她們換成棉花，但我把線自己用了，只給她們出了個棉花價錢，弄得十幾個婦女，白白紡了十來天，除沒賺一個錢以外，還倒貼賠了十幾天的小米，這一下害得我村的紡織工作到現在還很難開展。

四五年，村裏合作社要修水磨，向群衆攤下些錢，買了些鐵，後來不修了，我和會記便將鐵賣了二十三塊白洋，以十五塊頂了我和會記欠鐵匠的錢，剩下八塊錢我一個人使喚了。談起來實在痛心哩！[illegible]在家[illegible]貪污了。前村公所書記賀[illegible]

四四、四五兩年，規定每三個月，到區上領一次民兵活動費，但我每次都要十斤八斤的多領，算計一下，兩年來，共貪污了小米三百多斤。

四五年，五寨解放以後，我覺得抗戰已經勝利，我也有功勞了，以後也沒有什麼事了，於是，我便更專心的給自己打開，對鋤地、作生意，下的苦更大了。就在這一年，我跑到前頭買下了七垧水地，計劃我搬在川裏，叫我兄弟們山上那地，弟兄兩個可過個美[illegible]

後來，上級調我到樂家坪任村長，我很不高興，一直遲了半個多月也不到樂家坪去。五月十一到了樂家坪，十二日就回家去走了一次。反正那時候就不想工作，滿腦子剝削思想，就是盤算着怎樣把自己的家弄闊得更好些，所以在樂家坪四多月中，才認識了幾個村幹部，只到幾個自然村走了一下，連自然村幹部也沒認住，別的工作那就更談不到了。

今年正月，公安[illegible]劉同志到我村解決土地問題，[illegible]，我們村幹部[illegible]不作[illegible]，[illegible]也不提意見，[illegible]。開會時，[illegible]我很[illegible]，一[illegible]反映[illegible]，我覺得很[illegible]，又[illegible]，我不好[illegible]。受了[illegible]，來反對我，[illegible]的過[illegible]，他要不來，又怕群衆[illegible]。不了[illegible]同時，又[illegible]。我幾年[illegible]工作的功勞和苦勞，只反映我的缺點，[illegible]只是想自己的缺點錯誤，[illegible]。

想[illegible]別人。

我今年[illegible]心裏的不[illegible]，[illegible]可要[illegible]小鎮發一[illegible]話呀！[illegible]到別人[illegible]，[illegible]家是[illegible]揭我的[illegible]，委和[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使不怕了[illegible]，[illegible]在大會上說，[illegible]後來又[illegible]，反正弄了[illegible]，能[illegible]算[illegible]，把我[illegible]去了貪污的[illegible]，[illegible]在小組一[illegible]，心上的[illegible]一[illegible]，件[illegible]有一[illegible]，是貪污公[illegible]，[illegible]在小組會上[illegible]，得[illegible]，我[illegible]，了一下，[illegible]大不[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時[illegible]，不想是[illegible]，[illegible]，不行的[illegible]。也要給群衆作[illegible]！命了[illegible]，[illegible]剝削[illegible]，[illegible]只是了[illegible]，才更[illegible]，一叫[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財[illegible]，會[illegible]，村上長[illegible]發光[illegible]。

美記者報導充分暴露
美帝亡華兇惡面孔
準備擴大援蔣內戰屠殺中國人民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來自美國的消息證實，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心目中，中國——包括東北及新疆在內——已成爲美帝國主義「必欲得之而後甘心」的一戰略地帶，爲達滅亡中國的要求，美帝國主義者準備擴大援助賣國賊蔣介石進行內戰，屠殺中國人民。據中央社一日自紐約發的專電所引紐約時報記者柏門自南京報導稱：「雖然魏德邁[illegible]蔣介石政權，但是中國[illegible]是滿洲，對美國太平洋戰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極關重要，卻非秘密。」柏門舉出如下幾點，來解釋中國對美國戰略的重要性，充分暴露出美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兇惡面目。即：第一，「滿洲位於美國佔領的日本之側」，美帝國主義者對之垂涎三尺。第二，「滿洲與新疆[illegible]」，道出了美國攫取西安、蘭州、迪化等湖的航線[illegible]空軍基地的價值。第三，「中國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美帝國主義把四萬萬八千萬中國人變爲他的殖民地奴隸。第四，「除滿洲的富源以外，中國本部已擁有許多重要戰略物資，如鎢、銻、錫，可能還有油」，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是全面的。第五，「中國並有豐富的市場潛力」，要把中國變爲殖民地市場。柏門指出：基於上述理由，美國正在考慮加強對蔣介石的援助。

魏德邁在朝鮮
活動組織南鮮傀儡政府
並圖霸佔重要港口作爲擴張基地

（漢城訊）魏德邁在朝鮮作八天之調查，已於三日飛返東京。在朝鮮期間，魏德邁積極從事組織南鮮傀儡政府之陰謀活動，並圖霸佔朝鮮之重要港口，作爲美國之擴張基地。據美新聞處漢城一日電，魏德邁於三十一日曾往釜山，分三組觀察港口設施，與該地一百五十名朝鮮反動份子商談有關政治經濟的各項問題。此種「調查」工作，在漢城城內及四週地區也同樣進行。魏氏日內即離東京，飛返華盛頓。

豫北新鄉游擊隊活躍
十餘萬群衆重見天日

（新華社晉冀魯豫[illegible]日電）豫北新鄉人民游擊隊在「敵進我進，敵不進我也進」的方針下，三個月（五、六、七月）來飛躍發展，已在敵後生根，使汲縣、衛河至獲嘉東西長達百餘里之地區及道清路南直至距敵豫北屯兵場之新鄉城僅七八里的廣闊一帶敵後，一百二十五村十餘萬群衆，見了青天。該地處於新（鄉）輝（縣）汲（縣）獲（嘉）四大敵據點間，境內河道、鐵道、公路縱橫，而土頑武裝又時常分散活動，聯合搶掠。游擊隊曾針對這些特點，採取分散對分散，聯合對聯合的辦法，數個武工隊或聯合深入敵後，或小股捕捉奸霸，大股突擊敵人，同時大力開展政治攻勢，見偽「聯」保長、村「聯」保長，串村勸說宣傳，爭取將佔村來接頭，並爭取爲我服務。各村對偽「聯」保長、甲長，曾普遍宣傳及實行土地改革，不少農民已獲得部份土地。

晉冀魯豫
文化動態

（一）新華書店上半年出版新書一百八十四種，共計五十六萬六千餘冊，銷售數高於百分之九十六，共中有二十餘種係本區文藝創作。蘇聯小說「恐懼與無畏」及描述蘇沃洛夫的「兵士委統帥」的「書」，[illegible]的承[illegible]。

（二）太行平順縣遇去文化最落後，七區建獸村周圍四十里內，沒有一個人識字。近年來緊跟翻身了，[illegible]集資成立了文化館，[illegible]上貨和文具紙、下鄉售貨，一年半來，共銷售了各種課本及新書[illegible]萬九千餘本，[illegible]由一百五十名[illegible]六百三十名，股金由十五萬元增至二百零三萬元，又創辦了油印和石印刷印各種讀物。[illegible]在許多小山莊上，青年學會了唱歌，學會了做簡單的條和寫[illegible]。

（三）前線各部隊的文工團，在緊張的戰鬥中創作了三十餘種歌劇、[illegible]等，及「[illegible]」「[illegible]」等，受到官兵歡迎。

（四）爲[illegible]新聞報導及文藝創作，中共[illegible]，太岳局獎勵[illegible]元，獎勵人民日報[illegible]。

熱西新收復區農民
土改進逼至承德近郊

（新華社冀熱察五日電）冀察熱訊：熱河西部灤平、豐寧、大閣（豐寧縣）等縣新收復區農民，掀起捉奸打霸及反「保甲」、反「倒算」運動，進行土地改革，刻已進逼至承德近郊，[illegible]「倒算」的奸霸地主。大閣城郊農民押着「倒算」地主，[illegible]：「你們欠下咱們的血，[illegible]咱們的命」。[illegible]八區農民並組成翻身復仇隊、農民翻身軍，成立聯防，[illegible]，發現壞蛋，即吹號，召集羣衆趕往支援。豐寧河東等村農民亦均組有復仇隊，大奸霸地主潛逃者，多被捕回。灤平西部邊緣二十二村，在彩什營舉行七千農民的復仇大會後，[illegible]長琉璃村，帶領全村農民，拉着口袋，扛着鐵子木棒，[illegible]地主家裏，進行清算。[illegible]大片地區，普遍發動起來。[illegible]農民[illegible]武裝，保衛翻身，[illegible]等十三村統計，農民[illegible]土地約[illegible]，大閣城關一千五百戶農民亦都[illegible]。

內蒙古騎兵團
整訓中幫助農民翻身

（新華社東北電）內蒙古騎兵團（在松花江南岸安達北地區）內蒙古騎兵團結合整訓，協助羣衆翻身。該團駐[illegible]八郎區時，封建地主以金錢物質誘惑指戰員，羣衆則對該部表示冷淡。該團提出此種情況，提出「在土地改革中立功」，「在土地改革中改造思想」等口號，集中各部隊組織工作組，深入蒙古羣衆，進行鬥爭，打垮惡霸，解決窮困，幫助羣衆翻身。羣衆即要求代表參加積極份子會議，該團軍人與青年的兩個兄弟並同羣衆表示積極，幫助他們的要求；各指戰員在鬥爭中清算了最大地主包青龍，該部即[illegible]。

蔣文武官員搞走私
有美國軍人爲背景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中國沿海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動，不僅爲蔣介石的文武大員所組織，而且有美國軍人爲背景，記者並且指出：美海軍當局已成爲無可否認的事實。據中央社香山三日電：美海軍軍官人員竟由海關人員正在往來於關島及中國沿海，從事大規模走私，美海軍軍官及並稱：「此項大規模走私組織有[illegible]之尼隆翻（美國貨）走私物品證據，亦已在過去數週中發現。」

（五）[illegible]文藝[illegible]家光未然、[illegible]歐陽山等，均被聘爲文聯理事。

[illegible]各地優秀作品，按月刊一次，第一期已於八月十二日出版，[illegible]

溫縣蔣軍
破壞我黃河堤壩

（新華社[illegible]五日電）豫北蔣軍[illegible]擬毀武陟沁河大樊堤後，八月二十日夜，溫縣對岸蔣軍復[illegible]設黃水發漲，水頭激增二尺之際，隔岸偷渡北岸溫縣小鄭莊附近黃河堤壩，該堤當被毀，黃水浩浩，[illegible]堤，[illegible]時水勢洶湧，附近莊稼及房屋全部淹沒沖毀，羣衆財產損失，[illegible]，均被蔣軍炮彈擊散。現當地民主政府正一面救濟被災羣衆，一面組織羣衆搶堵中。

太行二分區地方兵團
誘殲敵於伏擊圈內
斃傷俘偽劉團長以下四百餘

（新華社晉冀魯豫六日電）太行二分區地方兵團八月二十七日晨以一部兵力佯攻太谷敵據點陽邑（在太谷城東），以大部兵力在杏林（太谷城東八里）一帶設伏，偽九總隊二團一、三營及直屬隊共八百餘，進入我伏擊圈，當遭猛烈痛擊，激戰四十分鐘，偽團長劉受重傷，餘敵潰回太谷城。是役，共斃傷偽團長以下四百四十餘人，繳迫擊砲一門、小砲七門、機槍十四挺，我地方兵團僅傷亡二十一人。

太行新區組織起來的經驗

太行新區互助在土地改革基礎上，發展和鞏固生產中起了決定作用。其基本經驗是：

一，群發自覺，在土地改革中「天下農民是一家」思想的教育下，[illegible]「互助是勞動力合理調劑」的觀念，解決了[illegible]，克服怕吃虧的思想，[illegible]中，明確互助的好處。[illegible]五助今年就種不上地，[illegible]等於[illegible]。[illegible]五助組織即擴大一倍。[illegible]元錢，五助組織即擴大一倍。確立合理的等價制度，打破勞畜力填平的思想，互助中，普遍採用了[illegible]，民主評議，自由結合，[illegible]，[illegible]不一樣強調，[illegible]導之，自願加入互助，專吃五助便宜的人，[illegible]，結後重新加入五助。

各地發[illegible]五助中，[illegible]的交換問題，解決的辦法，[illegible]五助[illegible]，以事實打破羣衆要求等價，[illegible]，明確了「加油幹就不怕欠工」，打破怕欠工的顧慮。

三，樹立以貧僱農爲骨幹的五助領導，以培養骨幹，開辦中農。組織五助是今年五助運動的一個中心。[illegible]上的階級路線。[illegible]，[illegible]較富裕的生產條件，[illegible]要求最迫切。各地[illegible]，大批訓練貧僱骨幹，培養骨幹，高[illegible]分區召開了近兩千人的貧僱農會議，動員組織起來生產，黑付十個貧僱農積極份子回村後，團結了四十個貧僱農與部份中農，很快組成了十八個五助組。但目前有些地方尚未充分認識土地改革後這種變化，一直是大車酒，鼓舞了中農情緒，[illegible]五助僧導，致使五助消沉，甚至垮台，如檢社西山[illegible]全縣生產先進村，但今年五助領導仍掌握在中富農成份手中，他們有怕鬥怕吃虧等思想，對五助消極，影響了全村生產。

趙緒珍教育戰士好方法

潘從烈

趙緒珍是[illegible]九排的政治指導員。[illegible]該部的階級教育中，他所起的作用很大，全連在他教育下，戰士百分之五十以上[illegible]，他不照本宣課本，主要是注意部隊[illegible]中的情況，有什麼[illegible]在實際教育中貫徹了階級教育。[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不平階級[illegible]，[illegible]家裏窮，[illegible]劉嵐出來了，

其他的戰士們亦甚感動的說：要決心[illegible]。其次，該連唱歌，老鄉們都跑來聽，常唱「誰養活誰」一類只歡唱，趙緒珍立刻說上了一次地主審走了，如何剝削農民的課，[illegible]地主吸血鬼的罪惡。另一次，該部給反擊敵人的，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大娘向他們訴說了許多蔣軍的罪惡，他便提醒這位老大娘的話，進行了[illegible]，說明民主聯軍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民自己的子弟兵，而蔣軍卻是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反動軍隊的。

[illegible]。又一次，該部駐於安口鎮，區長對部隊很關心，自己生活很[illegible]，炕上只鋪一床[illegible]，[illegible]士們去參觀區長的臥室，[illegible]，同時叫解放戰士[illegible]政府的生活，[illegible]主政府的本質作了一個很好對比。在一次立功[illegible]大會上，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太給戰鬥英雄[illegible]並獻給他一隻大公雞，趙緒珍就把握[illegible]討論：「你有什麼感想？」戰士們[illegible]：「[illegible]，認爲立了功得到人民愛戴，[illegible]上的光榮」，一個解放戰士說：「八路軍立下功，比當官還光榮，下次[illegible]當英雄的！」

美勞工在各地盛大集會 集中攻擊反勞工法

（各方訊）九一美國勞工節，美勞工紛紛在各地舉行盛大集會，集中攻擊塔虎脫——哈特萊反動勞工法。在底特律，五萬餘產聯工人冒日在該城舉行雄壯的遊行和集會，羅絮士在會上發表演說，強調杜魯門政府之政策將使美國走上經濟崩潰。在芝加哥，勞聯主席格林向廿五萬餘人大會發表演說，斥責塔虎脫法案，但申稱將在法庭上反對該法的合法性。格林承認由於物價飛漲，實際工資折損一半，美國工人已面臨艱難存之境。在此以前，美兩大工會領袖曾分別發表九一告美國工人書，其中除再度一致聲明堅決反對新勞工法外，產聯主席莫萊並力主在下會採取政治行動，以取消該項「可恥的奴隸法」，莫氏主張在將來選舉中，擊敗任何會贊成該法的國會議員，以選出一個對工人更有利的國會。勞聯主席格林亦作同樣呼籲，並預料明年工人將更致力於政治活動。

華萊士號召工人運動 領導對反動派的鬥爭

（塔斯社訊）美前副總統華萊士頃在最近出版的「新共和」雜誌上撰文，號召美國工人運動有責任作爭取進步鬥爭的領袖，領導對反動勢力的鬥爭。[illegible]

德國工業水平會議 無重大協議宣告結束

（綜合報導）美英法三國在倫敦召開的所謂德國工業水平會議，已於二十七日以來舉行[illegible]

美組反蘇陣綫企圖失敗 比道爾媚美外交吃了耳光

——蘇英美輿論評三國倫敦會議失敗——

（綜合報導）蘇聯與英美的輿論，認為美英法三國討論德國工業水平的倫敦會議之無結果而散，不僅是美國在十一月間倫敦四外長會前組成三國反蘇陣線之外交企圖遭受失敗，而且是給了追隨美國政策的比道爾「諂媚外交」一記耳光（路透社巴黎電評語）。[illegible]

美官方認為 今後四個月 為遠東最重要時期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illegible]

副刊

惡霸地主呂國棟被大家鬥倒了

楊文廉

[illegible]

地主偷人

民國二十三年秋天，貧農牛居芽伴耕宿地主李懷建[illegible]

冶爐

洗衣法

黃颺

（一）煮過紅薯的湯，可以去掉甲油，把髒衣服在這湯裏洗一次，再用清水洗一次，就干淨了。

（二）血污衣洗法：把鹽研碎，撒到血污的地方一會，再一洗就掉了。

（三）油污衣的洗法：用冷水把鹽調開，塗到有油污處，乾後用鹽湯一洗就掉了。